

三八二九三

曲戲彙編

3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目 錄

x 咖啡店之一夜.....	1——51
午飯之前	53——83
鄉愁	89——112
y 獲虎之夜.....	113——150
落花時節.....	161——184
一致.....	185——194
林冲.....	195——209

咖啡店之一夜

時間 一九二〇年初冬
地方 某都會
人物 林澤奇 二十一歲 高等學校學生
鄭湘荃 二十二歲 澤奇之友
李乾卿 二十二歲
陳小姐 二十歲
白秋英 十九歲 咖啡店侍女
咖啡店主人
飲客 甲乙丙

佈景 精緻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飲器等之台，中嵌大鏡。稍前有櫃，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盤等，台左并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之右方，則爲通廚房及內室之門，障以布簾。室前方於三分之一的地方，以屏風縱斷爲二，其比例爲左二右一。右方置一圓桌，上置熱帶植物之盆栽。桌子對屏風那面，置小沙發一。餘則置一二腕椅。左方置大沙發。橫置兩長方桌子，副以腕椅。室中於適當地方，陳列菊花，瓦斯燈下，黃白爭艷。兩壁上掛油畫及廣告畫。壁塗以綠色。左前方開一推掩自在之門。時爲初冬之夜，左室一桌，有數人高談暢飲。盆中獸炭，燃得正好，侍女白秋英方爲一客斟飲。

飲客甲（舉杯在手）阿……今晚喝的痛快。（對乙）
老陳你還喝不喝？

飲客乙 不喝了，我喝多了就頭痛。

甲 那裏！（一飲而盡）大姐！再斟一杯。（白斟一杯，甲指丙）你該再喝一杯罷。李白說得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你今年討了那麼一個好老婆，不是人生得意的時候嗎？好，再喝一杯。大姐，你替他滿滿地斟一杯。

乙（對丙細聲）建勳！不要喝了。

甲（半怒）老陳你自己不喝就得了，怎麼勸他莫喝呢？非罰你不可！

丙（賠笑）我確是不能喝了。你問陳先生，我從來不會喝酒的。今晚因為高興，所以陪先生喝幾杯，再喝就要醉了。

甲 醉了有什麼要緊。……那裏！你們都不成。（對白）大姐！還是你好。你陪我喝一杯。

白（微笑）先生，我不會喝酒，我喝一口就醉了。

甲 那麼，就喝一口兒。

白 好，多謝先生。

甲 哈哈，還是這一位姑娘痛快。我說姑娘，你今年十幾歲了？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從前好像不是你在這裏。

白 我今年十九歲了。是九月初來的，快三個月了。

甲 聽你的話好像東鄉人，是不是？

白 是的。

甲 我也是東鄉人，你住在什麼鎮？

白 清化鎮。

甲 清化鎮？唔，清化鎮的什麼地方？

白 藤蘿村。

甲 你貴姓？

白 姓白。

甲 你不是白仁山先生的同族嗎？

白 那就是先祖。

甲 什麼？你就是仁山先生的孫女兒？

白（點頭）是。

甲 你家裏聽說這幾年很不幸，令祖去世之後，你

們家裏就分了家，去年聽說令尊又去世了。
（忽悟說得太傷感）哦……你上城來了很好！
現在世界大了，你們到外面謀一點獨立生活，
也是好的。

白 您老貴姓？您老和先父認識嗎？

甲 我姓馮，從前在清化鎮當過教員，和令尊很要好，令祖去世那年，我就上城來了。我的小女現在也在城裏讀書。我家裏就住在前門橫街第三街一百四十三號。我那一天來接你去耍耍。

白 多謝老伯伯，一定要來拜府。可是不知道老伯伯知道李明書先生家裏的事不知道。

甲 李明書？不是那運私鹽的李大胖子嗎？

白 （臉上一紅）……。

甲 姑娘和他有什麼親戚嗎？得罪得罪。聽說他做船生意發了財，現在搬到上海住去了。

白 他全家都去了？

甲 都去了，不過聽說他有一個兒子在本處的大

學堂裏讀書。

白 不是那乾少爺嗎？

甲 就是那乾卿。他在南華學校畢了業，便轉到這裏來了。

白 噯唷，怎麼我不知道！他進了大學？他在大學什麼科？想是法科吧。老伯伯，他還好嗎？

甲 （望白微笑後）還好！你問他做什麼？

白 我們在高等小學同學。

乙 恐怕不單止同過學吧，

白 他在南華讀書的時候，我們也時時通信。

丙 那麼你們兩個人中間，一定有很有趣的羅曼斯呀。

甲 你上城後還沒有會過他嗎？

白 我在鄉裏的時候，乾少爺寫信給我，要我上城來進學校。說他快要畢業了，畢業後依然到這城裏來，可以藉此招扶我。家父亡故之後，我冒險上城來，因為城裏沒有親戚朋友

可靠，所以就到這店子裏暫時安安身，等乾少爺回來。老伯伯，好了！我這一下子好了。乾少爺真到這城裏來了。我雖然沒有會着他，他要知道了我的地方，他一定來接我的。老伯伯，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乾少爺怎樣和我約束的呢。……可是倘若乾少爺知道我在這地方他不會生氣嗎？

乙（插）那樣愛你的人。那裏會生氣呢？

甲 不會有的事吧。可是白姑娘在這裏不也很好嗎！在這一種芳烈的空氣中間，觀賞不盡的人生，還要進什麼學校？噯！說了好一陣話，又把酒忘記了，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兒吧。

白 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的味怪苦的。我祇能喝一點兒葡萄酒。

丙 我也愛喝葡萄酒。

甲 你們都祇嘗得甜味的。那裏知道威士忌的好處。（一飲而盡）阿。……痛快痛快！（看壁上

鐘)哦呀,九點鐘了。(取錢)白姑娘。你算算多少錢。

白 一共五塊錢。

甲 那麼拿這十塊錢去找來罷。

乙丙 (同時)這裏有錢,這裏有錢。

甲 (收錢)你們有錢。就請你們會賬罷。

乙 (紅着臉儘是翻錢包)

丙 (摸摸身上可是拿不出手來)

甲 不够嗎?那就還是讓我做東道罷。哈哈。

白 (進內)

(這時一顏色蒼白的青年倉皇入內。白由內面出來。)

白 請坐。(一面到甲前)多謝先生。(找五塊)

甲 那麼這就送給姑娘做零用錢。

白 老伯伯。請收下罷。姪女萬不敢受。

甲 有什麼受不得,你不知道長者賜,不敢辭嗎?

白 那麼就拜謝了。我不料今晚遇了一個鄉親。真是幸福。并且又聽了乾少爺的喜信。老伯伯你老人家常常到這裏來吧。我見了你老人家就像見了親人一樣。

甲 來的來的。并且要來接你到我這裏去耍。好，今天太晚了。我們少陪了。你在這裏耐煩過。這裏很好，我很愛這一種生活。我看你也不必去找那乾少爺啦，

白 是啊：不過我就不去找他，他也一定要來找我的。

甲（微笑）說不定他會來找你。……可是我很愛這一種咖啡店裏的風味。白姑娘你要曉你伯伯這幾年也頹廢起來了。咳，與其說頹廢，不如說生活慾望沸騰起來了。所以淡巴菰也吸起來了；威士忌也喝起來了；性慾的對象也尋起來了。比起在清化鎮當教員的時代，自己也覺得像兩個人似的。這樣一個人，恐怕你不願意叫他做伯伯吧。

白 沒有的事。要這樣纔真是一個可愛的伯伯啊。

甲 白姑娘！你真是我的可愛的姪女兒。我除你這種生活之外，還羨慕一種生活：就是住在這隔壁旅館裏的那位俄國盲詩人的生活。那個人你知道嗎？

白 不是上個月流浪到這裏來的那位可崙思奇先生嗎？

甲 是呀。

白 那位先生很有趣啊。大學裏的少爺們，把他引到這兒來喝過好幾次咖啡。他有一頭黃金似的好頭髮。說話的時候，總帶着微笑。不過那種微笑，使人看了反覺得非常的淒涼。他說的話，我自然不懂。可是聽去，聲音非常的溫和，就像久在異鄉忽然聽得鄉親說話似的。他會彈一種外國的琵琶。有一晚他高興起來，同人家拿着那種琵琶，到我這裏來彈，一面彈，一面唱。起初唱了一個俄國的

革革歌、唱得激昂的了不得。連我都要跳起丟炸彈去！

甲 哦呀！

白 後來又唱了一個曲子；據他們說叫做什麼瓦爾嘉河的哀歌。髣髴是述一個王女殉情的事，那種調子非常的淒婉，我聽他自己一面唱着，那一雙沒有光的眼睛中間也涔涔的流出淚來。他們說他從小離開了他的娘和他的兄弟，一個人飄流了許多地方，他到過緬甸，到過暹羅，到過印度，又到過日本，所到的地方，無一處的政府，不虐待他，不放逐他；可是又無一處的青年聽了他的哀歌，不同情他敬愛他的。

甲 那個詩人的生涯真是一首哀歌；可悲的很，但是又可羨的很，你看一個被放逐的盲詩人，懷着吉他（Guitar）漂泊在異國。這不就是一首好詩嗎？哦呀，我今晚說了許多酒話，白姑娘見笑了。

白 老伯伯說那裏的話。

甲 好。老陳！拿帽子，我們回去罷。少陪。

乙丙 少陪。

白 慢走，簡慢了。陳先生您忘了手杖。

乙 哦。多謝。

(甲乙丙退場。)

白 (至林所) 哦呀！林先生真是得罪得很。我剛纔和一位鄉親貪說了幾句話，竟把先生忘了。得罪得罪。

林 沒有什麼。你們的話，說得很有趣。我祇顧聽，也忘記喊你要東西了。

白 好。我把這邊收拾一下，就替你倒咖啡來。
(收拾左室杯盤暫退場)

白 (已而復出) 林先生，勞你久等了。你昨晚回去沒有醉嗎？你一個人喝了那樣多酒，我很替你擔心。

林 昨晚醉了，回寄宿舍去還找錯了門，和電柱撞了一交。可是沒有什麼。喝醉了把心裏弄得模

模模糊糊的倒也很好。

白 怎麼你這一向不和你的朋友鄭先生一塊兒來呢？從前您們倆不是常在一塊兒的嗎？

林 將來或者依然還一塊兒來。可是現在我愛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坐坐，他的性格比我強，我常常感着一種壓迫。他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的感情不容易發出來。我什麼羅曼諦克的夢想，都被他那一種辛辣的譏笑打破了。我的性格是很弱的。用慈愛的手來觸我，都恐怕出血，怎麼能受得住他那種辛辣的譏笑呢？他們常說我的感情是爆發的。我現在想獨自一個人把我的感情儘量地爆發一下。……白姑娘，咖啡不喝了。你替我拿一瓶威士忌來。

白 林先生喝啤酒罷。威士忌喝起來喉嚨痛。我剛纔喝了一口兒。到現在還怪難過的。

林 拿來罷。你怕我不給錢嗎？

白 不是那樣的話，我看林先生也不像會喝酒的

呢。

店主（掀簾）秋英！客人要啤酒拿啤酒，要威士忌拿威士忌，祇管在那裏囉唆什麼。（掩簾）

白 是。（取酒）林先生酒來了，要什麼下酒的菜不要？

林 什麼也不要，秋姑娘你能陪我談談，我就感激不盡了。

白 可是你叫我談什麼呢？我是一個極平凡的女子。文學美術的知識一點也沒有。

林 正爲秋姑娘不懂得那些事，正爲秋姑娘是一個純真的女子，所以我願意和你談談。好。你也來喝一杯吧。（自飲一杯，像苦得很的樣子）

白 多謝。我不能喝了。你自己慢慢的喝罷。

林（又勉強喝了一杯）

白 林先生，我真有些懷疑的事情。

林 有什麼使秋姑娘懷疑的事？我倒想知道。

白 多着呢。第一不懂你們這些少爺們，到底爲着什麼不去好好地讀書做事，偏要到這裏來拼命的喝酒。喝起來很愉快也罷，偏又像吃黃連似的，做出那一種怪難過的樣子。

林 （黯然無語）

白 我說錯了，得罪得罪。我因爲看見過好幾個是你這樣喝酒的少爺們。我就懷着一種很大的疑問。我知道這杯子中間一定藏着我現在的頭腦所以不能了解的神秘，所以我來問你。

林 秋姑娘等我成了槁木死灰的時候，再答覆你。我此刻心裏難過得很。

白 什麼事難過？

林 秋姑娘你莫問罷。

白 林先生你到底有什麼那樣難過的事情？難道你也失戀嗎？他們喝酒的少爺，幾乎十個有九個是說什麼失戀失戀的，我不信林先生也有這樣的事。